

張子和先生

張從正字子和。號戴人。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素難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故起死救人多。數。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以傳黃帝岐伯所爲書也。從正用之。裁精。號張子和汗下吐。兼備淺術。習其方。則不知察脈病原。往往殺人。此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三法之書。存於世。云見金史本傳。

按江南通志云。張從正。興定中召補大醫。居無何。辭去。乃與麻如幾輩。日游颍水之上。講明奧義。辯析玄理。遂以平日聞見。及嘗試證者。輯爲一書。凡十四卷。名曰儒門事親。

又傷寒心鏡一卷。一名張子和心鏡。舊本題鎮陽常德翁。德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時代。考亭評醫史。張從正傳後附記曰。儒門事親十四卷。蓋子和草創之。庶知幾潤色之。常仲明又托其遺。爲治法心要。子和即從正之字。知幾爲麻革之字。仲明字義興。與德字相符。常仲明者。其即德歟。若然。則金與元中人。也。書凡七編。首論可問雙解散。及子和增減之法。餘亦皆二家之新論。見四庫提要。

張子和平醫案目錄

驚證	一	驚	二〇
泄瀉	二	積塊	二一
腫脹	四	頭痛	二三
瘧疾	六	顛狂	二四
欬嗽	六	萎	二五
脅痛	七	痰	二五
腳氣	八	腰痛	二六
喜	八	氣逆	二六
悲	九	癰風	二六
怒	二〇	嬰兒諸證	二七

761566902

張子和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嘉善俞震東扶評注

痙證

一婦人年三十，病風搐目眩，角弓反張，數日不食，諸醫作驚風風癇治之，用南星烏附等不效。子和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曲直搖動，風之用也。陽主動，陰主靜，由火盛制金，金衰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故也。先涌風涎，二三升，次以寒劑下十餘行，又以錐針刺百會穴出血，二盃立愈。

震按：子和論痙最為妙解。而法惟汗下。終嫌粗厲。今觀丹溪案治一少年，痘後發痙，腹痛冷汗，痛定汗止，時止時作，脈弦緊而急，如算弦狀，知其極勤苦勞倦傷血，瘡後血愈虛，風寒乘虛而入。法當養血散風，以芎歸芍青皮鉤藤陳皮本草再佐桂枝黃連木香加紅花少許，此正治也。予鄉文選司辛之金公，勞倦而傷寒發痙，癰出迎風，遽陰遂發痙，手足搐掉不時跳躍，渾身震動神欲暈去。予用牛蒡天蟲土

貝刺防鈎藤不應。其脈細而弦勁帶數。乃用虎膝歸芍生地鈎鈎秦芫荊芥桑枝。極跳減半未能全愈。因思病屬厥陰。當寒熱並用。乃以桂枝、羚羊角爲君。仍佐血藥加竹瀝、薑汁。一服而愈。此實效鑒於丹溪。幸不至學步於邯鄲耳。

泄瀉

瀉利不止如傾。象以爲寒。治近二十載。脈之兩寸皆滑。子和不以爲寒。所以寒者水也。以茶調散。湧寒水五七升。又以無憂散。瀉水數十行。次以淡劑利水道。後愈。此通因通用法也。

趙明之米穀不消。腹作雷鳴。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諸醫以爲脾受大寒。屢用聖散子豆蔻丸等。俱不效。戴人曰。春傷於風。夏必飧泄。飧泄者。米穀不化而直出也。子和又曰。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中者脾胃也。風屬甲乙。脾胃屬戊己。甲乙能剋戊己。腸中有風故鳴。經又曰。藏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診其兩手脈皆浮數。爲病在表也。可汗之。風隨汗出。泄當愈。

以火二盆。暗置牀下。給之入室。使服涌劑。以麻黃投之。乃閉其戶。待一時許。汗出如洗。開戶滅火一半。須臾汗止。泄亦止。

僧德明。初聞家遭兵革。繼又爲冠賊所驚。得藏府不調證。後入京。不伏水土。又兼心氣。以致危篤。前後三年。八仙丸。鹿茸丸。燒肝散。皆服之不效。乃求藥於戴人。戴人曰。此洞泄也。以謀慮久不決而成。肝主謀慮。甚則乘脾。久思則脾溼下流。乃上涌痰。半盆。末後有血數點。肝藏血故也。又以舟車丸。溶川散。下數行。仍使澡浴出汗。自爾病乃日輕。後以胃風湯。白朮散。調養之一月而強實復故矣。

瀉利不止。腹鳴如雷。不敢冷坐。坐則下注如傾。諸醫例斷爲寒證。薑桂丁香豆蔻及枯礬龍骨之類。靡不徧服。兼以燔鍼灼艾。遷延將二十載。戴人診之曰。兩寸脈皆滑。余不以爲寒。然其所以寒者。水也。以茶調散。涌寒水。五七升。無憂散。泄積水。數十行。乃通。因通用之法也。次以五苓散。淡劑。滲利之。

又以甘露散止渴。不數日而全愈。

震按：久瀉治以吐法，尚可學。吐後復用大下，不敢學。觀之項彥章案，治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日臥密室，以氈蒙首，熾炭助之，皆作沉寒痼冷治，不效。項曰：公之六脈浮濡，且微數，濡者，溼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溼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逐之不可。乃先用羌活、升、柴、澤瀉，以升陽散火，繼以神芎丸下之，即去氈及炭而愈。此正善學子和者。

腫脹

余昔過夏邑西，有婦人腹脹如鼓，飲食乍進乍退，寒熱更作，而時嘔吐，且三載矣。師覘符咒，無所不至，惟俟一死。會十月農隙，田夫聚獵，一大役死，磔於大樹下，遺腥在根上，病婦偶至樹根，頓覺昏憤，眩瞢不知人。枕於根側，口中蟲出，其狀如蛇，口眼皆具，以舌舐其遺腥，其人驚見，以兩袖裹其手，按蟲頭極力出之，且二尺許，重幾觔，剖而示人，其婦遂愈。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蓋偶得吐法耳。

震按此妄言也。蛇長二尺重幾觔。何以不嚼破腸胃耶。子和不過引爲偶得吐法耳。然荒唐無證。所謂吐下之神功大率類此。

儒門事親又載蹴鞠張承應年幾五十腹如孕婦面黃食減欲作水氣或令服黃芪建中湯及溫補之劑小洩涸閉從戴人療焉戴人曰建中湯攻表之藥也古方用之攻裏已誤也今更以此取積兩重誤也先以涌劑吐之置火於其傍大汗之次與豬腎散四錢以舟次丸引之下六缶殊不困續下兩次約三十餘行腹平軟健啖如昔常仲明曰向聞人言瀉五六缶人豈能任及問張承應渠云果然乃知養生與攻疴本自不同今人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

附周恭醫說續編云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也特麻徵君之文耳丹溪曰脾虛不能行濁氣氣聚則爲水水瀆妄行常補脾氣自能健運得以升降運其樞機則水自行此千古聖人之至言也奈何云補劑療病宜乎不效夫人之所賴以生者元氣爲之耳苟不顧元氣專行峻利之舉能免虛虛之禍耶。

震按：此段駁得極是。卽就本條謂建中爲攻表之藥。古人誤用以攻裏，已屬可笑。方義未明，浪指爲攻。可見子和治病止有攻之一字，不必以麻微君代爲之諱也。

瘧疾

戴人曰：嘗觀刺瘧論。心欲試之。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治之。予見其羸。亦不敗。便投寒涼藥。乃取內經刺瘧論詳之。曰：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予刺其十指出血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又云：一書生病瘧。間日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瘧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瘧亦不發。蓋偶得吐法耳。

欬嗽

總陽劉氏男子。年二十餘。病勞嗽。咯血。吐唾粘臭。不可聞。秋冬少緩。春夏則甚。寒熱往來。日晡發作。狀如痲瘧。寢汗如水。累服麻黃根。敗蒲扇。止汗。

汗白若也。又服寧神散寧肺散止嗽。嗽自若也。戴人先以獨聖散涌其痰。痰如雞黃。汗隨涌出。昏憤三日不醒。時時飲以涼水。精神稍開。飲食加進。乃與桂苓甘露飲。人參半夏丸。服之不輟。數日乃愈。

東門高三郎咳嗽年半。耳鳴三月矣。嗽膿血。面多黑黚。身熱。喉中不能發聲。戴人曰。嗽之源。心火之勝也。秋傷於溼。冬生咳嗽。冬水既旺。水溼相接。隔絕於心。火火不下降。反而炎上。肺金被燠。發而爲嗽。金燠既久。聲不能發。醫者補肺腎。皆非也。令備西瓜冰雪等物。乃用涌泄之法。繼以去溼之藥。病日已矣。

脇痛

一人病危篤。自述曰。我別無病。三年前隆暑時。出村野。有以煮酒饋予者。冷飲數升。便覺左脅下悶。漸作痛。結硬如石。至今不散。鍼灸摩藥。殊無寸効。張診之。兩手俱沉實而有力。先以獨聖散吐之一涌。二三升。氣味如酒。其

痛卽止後服和脾安胃之劑而愈

震按脊下結硬如石的係積塊。若宗養正積自除之說。而用參朮何異助紂爲虐。幸遇戴人以涌法起其沉痾。亦賴脈之沉實有力耳。因知善於切脈則如禮樂與干戈俱能戡亂致治也。

腳氣

毘陵馬姓患腎臟風。忽一足發腫如瓠。自腰以下鉅細通爲一律。痛不可忍。欲轉側兩人扶之方可動。或欲以鉞刀決之。張曰。此腎臟風攻注腳膝也。乃以甘遂一兩。木鱉子二箇。一雄一雌爲末。獐猪腰子二箇批開。藥末一錢糝勻。溼紙裹數重。慢火煨熟。五更初細嚼。米飲下。積水多則利多。少則利少也。宜軟飯將息。若病患一脚切看左右。如左腳用左邊腰子。右腳用右邊腰子。藥末只一錢。辰已間下膿水如水晶者數升。卽時痛止。再以赤烏散塗貼其膝。方愈。

喜

戴人曰：昔莊先生治一人，以喜樂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脈，爲之失聲，伴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辭其親友曰：「吾不久矣。」莊知其將愈，慰之，詰其故。莊引素問曰：「懼勝喜，可謂得元關者也。」然華元化以怒郡守而幾見殺，文摯以怒齊王而竟殺之，欲活他人，反戕厥躬，悲夫。

戴人路經古毫，逢一婦，病喜笑不止，已半年。衆醫治之術窮，戴人以滄鹽成塊者二兩，餘火燒通赤，放冷研細，以河水一大碗同煎三五沸，稍溫與飲之，以釵探咽中，吐去熱痰五升。次服火劑，火主苦解毒湯是也。不數日而笑定矣。內經曰：神有餘則笑不休，所謂神者，心火是也。火得風而成焰，卽笑之象也。

悲

息城司侯，聞父死於賊，乃大悲，哭罷，便覺心痛，日增不已。月餘成塊，狀若覆杯，大痛不任，藥皆無功。乃求於戴人。戴人至，適巫者在其傍，乃學巫者。

雜以狂言。以謔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結硬皆散。所謂喜勝悲。內經自有此法也。

編者按。妙人妙想。觸機即應。故古今真能治疾者。子和一人而已。

怒

項關令之妻。病怒不欲食。常好叫呼怒罵。欲殺左右。惡言不輟。衆醫處藥。半載無功。戴人視之曰。此難以藥治。乃使二娼。各塗丹粉。作伶人狀。其婦大笑。次日又令作角觝。又大笑。復於其傍。常以兩個能食之婦。誇其食美。此婦亦索其食一嘗之。不數日。怒減食增而瘥。

驚

衛德新之妻。旅中宿於樓上。夜值盜劫。燒舍。驚墮牀下。自後每聞有響。則驚倒不知人。家人輩躡足而行。莫敢冒觸。以聲歲餘不痊。醫作心病治之。人參珍珠及定志丸。皆無效。戴人見而斷之曰。驚者爲陽。從外入也。恐者爲

陰從內出也。驚者爲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足少陽膽經屬木。膽者敢也。驚怕則膽傷矣。乃命二侍女執其兩手於高椅之上。當面前下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當視此。一木猛擊之。其婦大驚。戴人曰。我以木擊几。何必驚乎。伺少定。擊之驚少緩。又斯須連擊三五次。又以杖擊門。又暗使人擊背後之窗。徐徐驚定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內經云。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見之。必無驚。是夜使人擊其門窗。自夕達曙寢息如故。夫驚者神上越也。從下擊几使之下視。所以收神也。從此遂愈。

積塊

顯慶寺僧應公有沉積數年。每於四更後。心頭痛硬。不能安臥。須起行。寺中習以爲常。人莫知爲何病。因求治於戴人。戴人令涌出膠涎一二升。如黑礬水。繼出黃綠水。又下之。去膿血數升。自爾胸中如失巨山。飲餌無算。安眠至曉。

果園劉子平妻。腹中有塊如瓢。十八年矣。經水斷絕。諸法不治。戴人令一月內涌四次。下六次。所去痰約一二桶。其中有不化之物。如菜葉者。如爛魚腸者。覺病積如刮。漸漸而平。及積既盡。塊痕反窪如臼。略無少損。至是而有童色。經水復行。修弓杜匠。其子婦年三十。有孕已歲半矣。每發痛。則召收生。嫗以爲將產也。一二日復故。凡數次。乃問戴人。戴人診其脈。濇而小。斷之曰。塊病也。非孕也。脈訣所謂澀脈如刀刮竹行。主丈夫傷精。女人敗血。治法下有病。當瀉之。用舟車丸百餘粒。後以調胃承氣湯加當歸桃仁。三兩日。又以舟車丸桃仁承氣湯。瀉青黃膿血。雜然而下。每更衣。以手向下推之。揉之。則出後。二三日。又用舟車丸。猪腎散。通經散等。連下數日。俟晴明。當未食時。以針瀉二陰。交。不再旬。病已失矣。

震按。子和此種治驗。約十餘條。其載脈象也。不曰沉細。則曰沉遲。此條則曰小而濇。而其用藥也。積在上者。茶調散。三聖散。瓜蒂散。爲主。積在下者。舟車丸。神祐丸。承氣湯。通經散。爲主。積在中者。兼而用之。

凡吐下約數十次。盈五六缶。此種病人。豈非項籍樊噲之流亞耶。然如樊將軍鴻門會。切生竅肩膊之。又當怒時。不見其成積也。故曰。壯盛人無積。虛人則有之。潔古養正積自除之論。最有見識。何麻知幾。豈修張其說。以惑世誣民耶。

又按。子和係睢州人。河南水土厚實。或有此理。後人師其意而用倒倉法。亦以吐瀉去積。王金壇極贊之。謂腸胃中得肉液充滿。流行如洪水。泛漲浮槎。陳朽皆推。遂蕩漾而出。沉痾悉去矣。然徐東皋曰。此法惟宜用於元氣實者。若虛損勞瘵。鼓脹反胃。真病已成。六脈無力者。皆不可用。予見不善用者。往往殺人。觀此說益惕然於三聖三花輩之難。以輕試矣。

頭痛

南卿陳君將赴秋試。頭痛偏腫。連一日。狀若半壺。其脈洪大。張視之內。經面腫者風。此風乘陽明經也。陽明氣血俱多。風腫宜汗。乃與通聖散。入生薑葱根豆豉同煎一大盞。服之微汗。次日以草莖入鼻中。大出血立消。陽明風熱頭痛。

一婦、頭偏痛、五七年、大便燥結、雙目赤腫、眩暈。凡療頭之藥、靡所不試、且頭受針灸無數、戴人診之、急數而有力、風熱之甚也。此頭角痛、是三焦相火之經。乃陽明燥金勝也。燥金勝肝、則肝氣鬱、肝氣鬱則氣血壅、氣血壅則上下不通、故燥結於中、尋至失明。以大承氣湯倍加芒硝、下泄二十餘行、次服七宣丸、神功丸、以潤之、目豁首輕、燥澤結釋而愈。

子和治一僧、頭熱而痛、且畏明、以布圍其頂上、置冰於其中、日數易之。此三陽畜熱故也。復灼炭火於暖室、出汗涌吐、三法併行、至七日而瘥。

顛狂

一男子、落馬發狂、起則目瞪、狂言不識親疎、棄衣而走、罵言湧出、氣力加倍。三五人不能執縛。燒符作醮無益。牛黃冰麝不靈。乃求治於戴人。戴人以車岫埋之地中。約高二尺許。上安中等車輪。其輞上鑿一穴。如作盆之狀。縛狂病人於其上。使之伏臥。以軟褥襯之。又令一人於下坐。機一枚。以棒攪。

之轉。千百遭。病人吐出青黃涎沫一二斗許。繞車輪數匝。其病人曰。我不能任。可解我下。從其言而解之。索涼水與之。冰水飲數升。狂不作矣。

萎

宛邱軍校三人。皆病萎。積年不瘥。腰以下腫痛不舉。遍身瘡疥。兩目昏暗。唇乾舌燥。求治於子和。張欲投瀉劑。二人不從。爲他醫溫補之藥。所惑。皆死其同病。有宋子玉者。俄省曰。彼以熱死。我其改之。竟從治之而愈。張曰。諸萎獨取陽明。陽明者胃與大腸也。

痰

婦人心膈上結硬如斗。按之若石。人皆作痞治。張曰。此寒痰也。診其脈兩手寸關皆沈。非寒痰而何以瓜蒂散吐之。連吐六七升。其塊立消過半。俟數日後。再吐之。其涎沫類雞黃。腥臭特殊。約二三升。凡如此者三。以人參調中湯。五苓散調服以平矣。